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五期 1993年11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5, November, 1993.

進步年代的公共性建構： 劉易士·孟福與《歷史中的城市》

夏鑄九

The Public in the Progressive Era:
Lewis Mumford and *The City in History*

by
Chu-joe Hsia

關鍵詞：城市、都市史、建築批評、美國文化

Keywords: city, urban history,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American culture

收稿日期：1993年7月12日；通過日期：1993年10月8日
Received: July 12, 1993; in revised form: October 8, 1993



摘 要

本文為對劉易士·孟福之《歷史中的城市》中譯本之評論。作者指出《歷史中的城市》是英美人文主義建築論述中的建築史，伸展進都市史這個新學域中具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本文分析《歷史中的城市》與孟福式人文主義論述之論述形構，試圖闡明其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都市改革之知識傳統與它們的美國文化根源。在這基礎上，美國區域規劃學會與孟福式論述的“區域主義”再被進一步界定。最後，劉易士·孟福之批判性與歷史寫作被重新評價為進步年代美國市民社會公共性建構的論述形式。

Abstract

This is a review article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ewis Mumford's *The City in History* (1961).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this book and the Mumfordian humanist discourse. This paper elaborates upo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the anarchist socialist urban reform that lay behind Mum Ford's views, and their roots in American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regionalism" in the RPAA and Mumfordian discourse is further defined. Finally, Lewis Mumford'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text is revaluated as the discursive form for the public constitution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in the progressive era.



“城市為都市意義的戰鬥，其都市功能與形式的根源為歷史抗爭所塑造。在對歷史中的城市演變的觀察之外，我們的分析已經能顯示歷史是如何孕育在城市之中了：即，城市不是在歷史之中，它們就是歷史。”

曼威·柯司特 (Castells, 1983: 335)

經過建築與文化出版社之努力，大陸的譯者宋俊嶺與倪文彥的劉易士·孟福 (Lewis Mumford) 之《歷史中的城市：起源、轉化和展望》(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在接近孟福的百年冥誕之時¹，在台灣出版了。由於《歷史中的城市》原書厚六百餘頁，十餘年前我剛剛在台大任教時，因都市史課程所需，曾經由友人組織筆陣，打算翻譯此書而未果，今天終於能夠由不同來源得見中譯本完成，頗有點感慨。《歷史中的城市》原書出版於 1961 年，可說是都市史的古典著作，也是孟福著作中的第一本中譯本，確實值得評論。

孟福是位極多產的作家，出版了 31 本書（其中 19 本現在仍在印行），以及為哈潑 (Harper's)、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紐約書評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技術與文化 (Technology and Culture)、建築記錄 (Architectural Record)、地景 (Landscape)、地景建築 (Landscape Architecture)、美國建築師協會期刊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Journal)、美國都市計劃師協會期刊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Journal)、城鎮規劃評論 (Town Planning Review) (英國) …等刊物撰寫了數量極龐大的書評與評論。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 1922 年。孟福除了在去世前三、四年因心神喪失無法寫作之外，在他六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可說是歷經起伏，隨著社會的變動、範型的轉移與論述的解構，被美國的知識界遺忘與重新賦與意義

1. 孟福在 1895 年 10 月 19 日出生於紐約皇后區之法拉盛 (Flushing, Queens)，1990 年 1 月 26 日於紐約州上州的阿米尼亞 (Amenia) 去世，享年 94 歲。

了好幾次。當《歷史中的城市》在1961年出版時，孟福正度過了1950年代的低潮。《歷史中的城市》這本書在使孟福取得國際性名聲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之基礎上翱翔，不但表現了它的成熟——對世界性的都市復甦之可能性已不再抱有信心，而且也被視為是孟福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本書除被譯為多種文字與多次獲獎之外，還被加拿大國家影片委員會據此拍攝了六集記錄影片——劉易士·孟福論城市 (Lewis Mumford on the City)。

《歷史中的城市》是英美人文主義建築論述中的建築史擴展進入都市史這個新學域中具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劉易士·孟福以一種隱藏的編年體，對西方城市的起源與社區（共同體，community）的性質提出了總體式的歷史的詮釋。它由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敘事線索，闡明中世紀城市的瓦解與對現代的期待，再分別由巴洛克城市的權力、商業城市、十九世紀的工業城市、城郊，以至於當前超大城市的神話，交待出他對都市與區域所需的新社會形式之看法。《城市文化》與《歷史中的城市》兩書，可以說是拉開了城市做為學術研究題材的序幕，提醒人們注意西方文化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曾被視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建築評論”；《歷史中的城市》甚至被美國的社會學者威廉·懷特 (William F. Whyte) 譽為是“對城市方面最偉大的著作” (Miller, 1986: 7-8)。我們可以將本書與孟福式的人文主義論述，並置一處試分析其論述之形構。

孟福的寫作題材範圍極廣，跨越許多既定的學域，包括了建築、都市計劃、都市研究、文學批評、歷史、技術史、人類學、社會學、環境生態學、與美國研究等。他自許為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却不願被歸為建築評論家，雖然他是美國建築批評傳統的主要建構者。孟福曾以《紐約客》為舞台，以“天空線” (Sky Line) 專欄，由1931年至1963年，維持了三十餘年的建築與都市計劃評論。孟福的建築批評帶有清晰的批判意識，這種富社會責任的評論，被馬丁·菲勒 (Martin Filler) 認為上承蒙哥馬利·許勒 (Montgomery Schuyler)，下啓阿

達·路慧斯·赫克斯德柏 (Ada Louise Huxtable) 在紐約時報由 1963 年起的建築批評 (Ingersoll, 1986: 13-14)，成就了美國建築批評的重要傳統。劉易士·孟福不妥協的聲音也因此被視為是美國建築界的良心。這種文化上的反省其實有對抗資本主義工業文化的激進（基進）政治意涵。卡塞·布雷克 (Casey Blake, 1990b) 的將劉易士·孟福與侖道夫·波尼 (Randolph Bourne)、范·魏克·布魯克斯 (Van Wyck Brooks)、華鐸·法蘭克 (Waldo Frank) 等 1910 年代紐約格林威治村所謂“小文藝復興”的年輕美國評論家並置一處，視做二十世紀美國文化批評的第一代，同時指出他們的社會責任感背後共通的“公社主義”視野 (communitarian vision)。

劉易士·孟福曾被麥考姆·柯萊 (Malcolm Cowley) 稱為是“最後的偉大人文主義者” (Miller, 1986: 5)。人文主義是劉易士·孟福貫穿其整個論述實踐的主線。面對社會分工所造就的角色分殊化、思想與技能的片斷化、以及學院的宗派化趨勢，孟福自況為專業的通才 (professional generalist)，避免陷入專業的牛角尖之中。它雖然曾是柏克萊加大、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賓州大學與衛斯理諸大學的客座教授，也是人文主義的一代宗師，可是他却有意地避免落入既定的學院專業分工與學院的門戶局限之中。他的著作影響廣大，年輕時的開文·林區 (Kevin Lynch) 受其鼓舞而投身都市計劃，也促使了馬丁·菲勒決心成為建築評論者。孟福及其友人們對 30 年代的美國新政與 40 到 50 年代的歐洲城市建設都有其間接與直接的影響。尤其在最近這幾年，有不少對孟福的學術研究產生。1987 年賓州大學選舉辦了對孟福研究的跨學域會議，將孟福評價為技術史家、區域主義的倡議者、文化批評家與道德家等。相反地，反而是主流的建築批評界自己對孟福及孟福研究倒較有所保留，甚至，威佛·麥考萊 (Wifred McClay) 還認為，孟福對“學術界”學者們明顯的影響却相對較小 (Morley, 1990: 32; McClay, 1988)。這或許關係著孟福所擺明清楚的社會改革立場，同時也關係著為專業論述所決定的偏見與成見。其

實，孟福到底是新聞評論者還是社會哲學家，主要是為論述實踐的要求所決定的，論述形式產生了語言的權力，而少關乎其實質內容。孟福的著作與觀點穿透性的影響最主要的還是在政治方面，包括了環境保育、社區政治、都市發展…等。

《歷史中的城市》是人文主義的社會文化取向的都市史先驅性作品。相較於摩里斯（A.J.Morris）對都市史的形式主義取向，孟福將原有歐美主流學院派建築史對空間與風格之形式化歷史敘事方式，由社會文化角度做了初步開展。由於孟福的開拓性角色以及其寫作的豐富性，本書的解讀可說是“橫看成嶺側成峰”。舉例而言，由建築評論家馬丁·菲勒的角度，孟福是社會批評與規劃取向的。因為，相較於亨利·羅素·希區考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的形式主義與古董鑑賞取向，與文生·史考利（Vicent Scully）的美學與含軼事趣聞的詮釋，孟福的《歷史中的城市》則顯得較有發展與具開發潛能，也較有洞見與具穿透性。菲勒認為孟福式的社會文化取向在審美考量之前總是以社會關心為前提。孟福論及建築物如何被人們使用，以及它們在社區生活中的角色。因此，他關心規劃原則似乎更重於視覺事物。對孟福言，審美的取向總是比不上能應用於預測結果與影響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Filler, 1990: 14, 15, 19）。

然而，在另一方面，都市史做為一個在建構中的新學域，理論的時勢是：學院中主流建築史既得利益的霸權地位已經動搖，史學被迫需與社會科學相遇。而同樣的，社會科學也經歷了 60 年代末社會運動的衝擊與理論的反省，早已面目全非。都市史的論述戰場已不可能由主流建築史來發號施令，主流建築史所衍生的都市史作品被歸為形式主義取向，失去了論述上的知識魅力。傳記式、以建築師作品或風格、時代與運動為斷代的專論，都暴露它們從未受質疑的預設與研究發問角度的窄狹、空洞與脫離現實。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反省後的新研究角度，正開始搭建都市史的表演舞台。《歷史中的城市》雖然不同於主流建築史論述的形式主義取向，然而，面對豐盛的都市史新研究取向，

《歷史中的城市》在都市史中的經典地位也已在今日學院中失去了。舉例而言，對像艾力克·孟庫南 (Eric Monkkonen) 這樣的都市史學者，他認為孟福對城市的寬廣視角使他易於被瞭解與接受。但是孟庫南認為孟福對現代工業城的批評，仍然還是多出自美學角度，而少是出於人文的。他認為孟福不關心城市的給水與室內管線或適當的生活空間，而仍然是關心看起來是如何的問題。此外，孟庫南認為孟福建構的是一種非歷史的過去與一種不現實的“規劃目標” (Morley, 1990: 32)。對當時的孟福言，他是“以史為鑑”，歷史是“可用的過去” (the usable past)，以指引今日之行動與展望明日之遠景²，而非所謂客觀的歷史。孟福肯定，只有價值被委託與承諾了，批判性的學問才是好學問。若以客觀性之名接受了支配性的價值，就是烏托邦主義之死亡 (Friedmann, 1987: 100)。然而，孟福確是不同於西格菲·基提恩 (Sigfried Giedion)，基提恩直接是置身建築的現代運動中的鼓吹者，孟福則是對現代主義同情，但非不批評的觀察者 (Von Moos, 1990; Wojtowicz, 1991: 66)。或許，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都市史論述構造的變化，以及，在不同時空脈絡下所界定的“學術語言”與敘事方式中，如何看待孟福的價值觀。

孟福的歷史、批評、與規劃行動中的立場是鮮明的，他是進步年代中的改革主義者。孟福的價值觀必須放回到世紀初的大戰陰影與 30 年代頑強的勞資對抗歷史脈絡之中去審察做為活躍的“美國區域規劃學會” (RPAA,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成員的都市改革立場，以及，解讀其泰半被消音的激進 (基進) 訊息 (Hall, 1988: 137)。

孟福的價值觀直接受到了派屈克·蓋第斯 (Patrick Geddes) 與

2.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Design Book Review》期刊在 1990 年孟福的紀念專號的專題就是“孟福：可用的過去之人” (以人為鑑) (Mumford: A Usable Man of the Past) (No. 19, Spring, 1990, pp.13-32)。卡塞·布雷克 (Casey Blake) 的書中章節則選以“追尋可用的自我” (In Search of a Usable Self) 為名 (Blake, 1990b: 229)。

伊柏利沙·霍華 (Ebenezer Howard) 的影響。蓋第斯，這位蘇格蘭的生物學家、社會學家與規劃師，受到世紀初法國地理學的影響，代表了一條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土壤中所孕育的烏托邦規劃傳統之長流。這是對資本主義工業城市之反抗，可以追溯至彼德·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由俄國至法國、瑞士的無政府主義地理學家) 與伊利斯·瑞克魯斯 (Elisee Reclus) (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地理學家)，以及第一國際中被俄國放逐之無政府主義者麥克·巴庫寧 (Michael Bakunin) 與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皮爾·喬塞夫·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等。這是植基於自主區域自由聯盟的安納其共產主義的傳統。孟福承續了這條歐陸思想傳統，與克雷恩斯·史登 (Clarence Stein)、班頓·馬凱 (Benton MacKaye)、凱瑟琳·包爾·鄔斯特 (Catherine Bauer Wurster)、查理·哈里斯·懷塔克 (Charles Harris Whitaker)、史都華·契斯 (Stuart Chase)、費德烈·李·艾克曼 (Frederick Lee Ackerman)、亨利·萊特 (Henry Wright)、亞歷山大·賓 (Alexander Bing) 等一群好友與知識菁英，以都市的和平改革之路，以城鄉間密切相連結的對現代世界之區域重建 (the regional reconstruction)，對抗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代表的巴黎美術學院之帝國建築與以上層審美品味為主導的“城市美化運動”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這種歐陸知識份子都市改革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被孟福植根於美國的文化土壤之中。孟福的寫作不但可以連結起浪漫主義思潮下美國的公園運動與保育運動的傳統，而且還可併聯上拉夫·華鐸·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梭羅 (Henry D. Thoreau)、華德·惠特曼 (Walt Whitman) 與赫曼·梅維爾 (Herman Melville)、費德烈·羅·歐姆斯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的美國文化特質，以一種粗野不文、自力更生的個人主義精神，反抗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化的破壞性衝動，成為國際性的都市思想。在某些更細緻的程度上，孟福在烏托邦社會無政府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洪流中，

接受的是較具實用主義傾向的改革英雄蓋第斯與霍華，而略遠於烏托邦主義的查理·傅利葉 (Charles Fourier) (Filler: 16-17)。我們可以覺察出約翰·杜威 (John Dewey) 的實用主義哲學與社會學習傳統的影響，即使孟福之知識根源並非是實用主義 (Friedmann, 1987: 187, 198; Blake, 1990b: 220-221)。

約翰·湯馬斯 (John Thomas) 曾指出，孟福可說是美國 19 世紀文化中反潮流傳統的承繼者 (Morley, 1990: 31; Jhomas, 1990)。尤其，孟福的無政府主義區域主義的地方重建觀點其實正是“公民不服從”信念的表現，我們在後文中會再提到。相較於孟福對戰後英國城鎮規劃與新鎮計劃的影響，孟福等人對美國羅斯福 (FDR) 新政的影響却是間接的，主要是 30 年代新鎮與綠帶等思想觀念上的鼓吹，而非直接參與其事³。孟福對公共事務的權力中心之距離，加上他無意於在現存政治制度中推動計劃，並對美國的政黨與社會運動不寄期望，實際上他對美國的政治權力也產生不了威脅，這是使他能倖存於麥卡錫年代，以及，雖然其反戰，公然責難詹森升級越戰等，却也一直未受安全單位重大干擾的主要原因⁴。

孟福及其友人們孕育於反都市傳統中的有機城市論之主張是反對都市集中，是強調分散發展的。事實上，他們的圓滿性 (Wholeness) 思想為過去的文化傳統中之鄉愁所局限 (Tafari and Dal Co, 1979: 223)。他們的一些主張與構想，像城郊、鄰里單元、綠帶與新鎮…等，甚至在實現過程中為經濟與制度的力量所一再扭曲。到了後來，孟福進一步批評美國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都市更新法案、都市高速公路、區域議會、模範市計劃 (the Model Cities Program)、新鎮運動、土地控制，與超大城市 (Megalopolis) 的觀點…。他們所致力之城鄉關

3. 菲勒指出由於美國區域規劃學會的史登與羅斯福政治對手阿斐爾·史密斯 (Alfred Smith) 的關係，而無緣為羅斯福所重用 (Filler, 1990: 15)。

4. 由於政治的原因，這一類的討論與研究在過去並不多見，可參攷菲勒之說法 (Filler, 1990: 15)。

係重整與區域重建其實指向的是更深刻的美國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大衛·強生 (David Johnson) 與威佛·麥考萊曾指出：他們對都市形式知覺上的敏銳與社會政治看法其實是要要求改變城市之現實，提供人類對社區的一種新想像。做為進步的改革者，他們並不只是求表層的改善而已，而是強烈渴望社會基本結構的改變。孟福之志業始於追求更適於人類需要之新社會的形式，最後他要求的是新的人類，要求人們接受整個機體與整個人格的改造，這樣才可能得到他所擬議的，新的社會組織的方式 (Morley, 1990: 32)。這似乎正是進步年代中改良主義唯心論在實踐中遭受挫敗的認識論根源。

但是，珍·摩莉 (Jane Morley) 仍然指出，卡塞·布雷克 (Casey Blake) 超越了傳統的傳記式研究取向，由更寬廣的角度討論孟福早年與一群年輕的美國評論家共同嘗試以社區居民自主地自我管理 (公社主義) 做為另類替代的出路 (a communitarian alternative)，經由民主文化中的參與過程，獲致自我實現的一種公社主義視野——他們稱做“所愛的社區 (共同體)” (the Beloved Community) ——來攻擊現代工業主義。史家也因此得以重估孟福早期的建築批評，認為這是孟福由抽象觀點的烏托邦氛圍中跳脫唯心主義思想死巷，以美學計劃的藝術形式為媒介來重新想像人們的目標 (Morley, 1990: 32; Casey, 1990b)。這種美學計劃 (aesthetic project) 所突顯的空間象徵之再現與表徵 (representation) 力量，不但再賦與了孟福新的意義，尤其，對當前建築理論的重構，與對不同情境與脈絡下建築實踐的新可能性，確實提供了不少啟發，以突破過去專業的緊身衣靠，展現新專業者活動的空間。這樣，空間的計劃在特定脈絡所造就的形勢下，會有可能成為變遷的隙縫與燎原之星火的 (夏鑄九, 1992: 152)。由這個角度對比，這也是在過去，30與40年代的左翼馬克斯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以生產關係的政治與經濟考量，拒絕了做為上層建築而存在的文化與“模糊的”孟福理論原因。

珍·摩莉同意卡塞·布雷克的估計，以後這些年，在歷史學者、

社會學者、生態學者、都市規劃師與建築師、新一代的女性主義者⁵、激進的社區居民自理主義者、與綠色政治的鼓吹者…等都會對孟福產生新的政治興趣。他（她）們甚至明白指出，這種對孟福的再發現無關於“孟福專家”，而是孟福的洞見已被社會吸收為對抗既定世界的新文化語言與叛亂行動了（Morley, 1990: 32）。孟福做為“可用的過去”（Blake, 1990a: 283-285, 1990b）關係著美國的基進政治。這種以社區居民自主地自我管理做為後福利國家社會中兩極化與片斷化城市之左翼政治戰鬥的另類替代方向，連結上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們早年所遺留的種籽。

假如我們已將孟福的價值觀與其歷史寫作動力的來源釋明，即可瞭解孟福式取向實弱於對社會運動與歷史矛盾的邏輯之分析。目前，當建築史與都市史論述中左右兩翼已分別由不同的過程，對現代主義的操作性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所隱藏的價值觀完成了意識形態清除工作⁶，或許，孟福的人文主義都市史論述的問題並不在於其是否為美學的考量。孟福式人文主義的建築批評到底是建築批評的包袱還是遺產其實並不一定。建築史與都市論述的重構其實需要更通曉警覺的分析者與行動者。這種新形勢要求的是：

“…假如言詞的（verbal）與視覺的（visual）表達（表現）常規（conventions）能經由批判性地轉化為對特殊性精確地重構，那麼，下一步就可以爭論作品的本質性與固有性價值——以揭露它和知識與權力的結構相關連的方式。每一個營造物都屬於其表現的技術的體系，並嵌置在環境的更大策略之中。在將風格

5. 孟福是德裔清教徒之後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值得提醒的是在過去性別化的公共領域建構與人文主義建構中，孟福的私人領域是值得，也遲早會由新一代女性主義者重新解讀的，譬如說，關於他不願面對的猶太人私生子血統、孟福與家庭的關係、然而，他女性理想的經驗提供了化解現代認同危機的新文化之可能性，將自我投身於公共世界的重建之中（Blake, 1990b: 47）。

6. 這裡指的是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與大衛·華京（David Wakin）的著作。

與形式之後更深刻的道理理論化，批評家變成一個時代精神的搗蛋者與破壞者 (zeitgeistbuster)，超越僅僅是對風格的意識 (style-consciousness)，以刺激出一種通曉警覺的類型。” (Richard Ingersoll, 1986: 14)。

孟福既然是都市史寫作中的一個偉大的風格家，那麼，他的寫作還值得再補充一二。

孟福的文章，像《棕色年代》(The Brown Decades, 1931) 的首章文字已被認為是 20 世紀散文的傑作了 (Lefaivre and Tzonis, 1990: 23)。孟福的文字優雅，少術語夾槓，對於美國社會中受了教育的讀者有極大的吸引力。他的英語寫作被認為像林肯，句子有經典的節奏，是美國教育中已消失了的文學傳統。他的書信則像是 19 世紀的產物，從不掉字，是可讀閱與留存展示之物。劉易士·孟福對寫作的要求是“言之有物，言簡意賅。” (Filler, 1990: 19) 在圖解語言上，《歷史的城市》的插圖多為空照俯瞰，不同於基提恩的書，多用特寫與專利圖之技術細部（像《機械化掛帥》(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以及，好用類比手法、空蕩蕩的室內與建築專業圖繪（像《空間、時間與建築》(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當然，孟福的視覺表現更不同於希區考克的圖解：建築專業圖繪、建築物、尤其是經過精選之無人的建築物外貌（像《國際風格：1922 年來的建築》(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

孟福與美國區域規劃學會對城鄉關係方面所主張的區域重建與區域主義觀點是它們整個論述構造的 center 概念，值得特別注意。他們重視的是區域尺度上都市改造的社會基礎。城市既然是人類互動與相互反應之地方，對城市的首要關懷就是地方 (place)。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是都市可居性的品質關鍵，而不是一個淪為利益投機與剝削的工具。在當前的規劃與設計專業實踐與都市理論中，孟福的論點有新的意義。很明顯，對於在 70 年代歐美學院中對抗實證主義的顯學—現象學—的觀點言，孟福的人文主義取向所界定的“區域主義”似曾相

似，他們共同分享了類似的價值觀，質疑世紀初技術與文明間的基本關係。然而，這種對人地間強烈的情感要求中也潛藏了需要被檢驗的元素。最近，朵維·金 (Dovey Kim) 在皮爾·伯度 (Pierre Bourdieu)、安東尼·吉亭 (Anthony Giddens)、艾倫·普瑞德 (Allan Pred) 與米謝·福寇 (Michel Foucault) 的基礎上，批判性地質疑了目前專業界與學界均少懷疑的家、土地、地方感、地方精神與地方附著性 (地方連結、地方情感) (place attachment)。他認為地方附著性既是鏈結 (bond) 同時又是囚禁的牢籠 (bondage)。鏈結其實是囚奴的形式，它為兩種成分組成：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以及，地方經驗強化了結構化之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與權力關係 (Kim, 1992: 132-137)。既然如此，當我們評論孟福式人文主義的中心觀點——區域主義——時，就有必要更小心地處理它的具體內涵，甚至，在認識論層次上對時下的現象學觀點做進一步的比較分析。或許，李安利·列費弗爾 (Liane Lefaivre) 與亞歷山大·宋尼斯 (Alexander Tzonis) 藉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對照著劉易士·孟福，所做的比較批評，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認識孟福的初步理論成果 (Lefaivre and Tzonis, 1990)。

他們指出孟福與海德格思想中共同分享了世紀初對技術與文明關係的思考，以及，共同源於德意志知識傳統中的兩元對立要素。然而，他們彼此間的差異才是知識與實踐分歧的重點，茲不厭其詳，分由三點轉述他們的見解於下，以做參考 (Lefaivre and Tzonis, 1990: 22-24)：

1.1 政治立場對立。

海德格思想中的家、土地等觀點都與國民、人民 (Volk) 的想法連結，它強調特殊的、封閉的、層級性的、編納為團隊的群體、結合了一種抽象的“日爾曼性”、具體的族群根源、土壤與語言。這些獨特的、排斥性的鏈結 (bond) 保證了統一性、個性至尊與其他能辨明人民

為分離與優越的特質。失去了這鏈結就會帶來墮落、異化與內部瓦解。

然而，孟福的區域主義確却是根源於無政府主義的意識形態，關係著梭羅的《湖濱散記》與克魯泡特金的“空間權力”分散化構想。這種傾向會對領土、種族、國族…這些易為納粹神聖化的鄉土、祖國(Heimat)的觀點發揮預防作用。

1.2 論述層次的對立

1.2.1 寫作之特質

海德格之論述模糊，強調修詞，仰賴身分高尚之腔調而勝於證據。

然而，孟福維持一種理性討論，偶爾傷感，帶有愛德華時代的風格，但總是接受分析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孟福的寫作對美學不重視。

1.2.2 對現代性之價值預設

海德格輕視“集合住宅”(housing)，根本地譴責現代技術與福利國家社會民主制的觀點(皮爾·伯度曾指出此點)。海德格質疑現代技術與現代社會計劃的存在是墮落、鄙俗、鬆散不檢點、與鄉土人民的英雄本質有違；而海氏之質疑卻不在於福利國家將人的優先性置於機械效率之下，也不在於其官僚實務與集中化的遲鈍。

然而，孟福却不是反現代主義。他相信區域主義是現代主義的必要部份。孟福對國際風格不滿是由於：即使談風格，它也還不夠現代，缺乏時代的基本風格。

孟福欣賞現代工程的偉大作品，像紐約的布魯克林橋，是一藝術作品，貢獻了一長向剖面於棕色年代中城市的鬱卒地景。他批判建築師忽視了新元素，像廣告招牌、地鐵、空中廣告、高建築物…等。

在福利國家方面，孟福反對像軍營般的建築，只考慮數量，他不鼓勵政府的巨大住宅計劃之開發。他批評福利國家的權威傾向，區域主義正是糾正這種具排斥性的系統。但是區域主義並非退回孟福所謂的“壞技術”與19世紀缺少規劃的投機失序之中。區域主義也非回歸舊秩序，僅追求一些像圖繪般的表面效果。區域主義是克魯泡特金無

政府主義觀點下的分散化之小單位，對直接的人類接觸有反應。它表現了公民不服從的信念，反對獨裁式的千篇一律。可是，孟福却肯定海德格所痛恨的福利國家的現代集合住宅與工程計劃。

1.3 調查方法的不同

海德格以抽象冥想的自省，退回新天主教宗教靜坐沈思的境界。

然而，孟福却是回到歷史，擁抱社會史、文化史與科學史，依賴第一手証詞，在傳記與小說中尋求支持證據。寫歷史不是結束，而是詮釋性處理，以握緊當前的問題。事實上，孟福式的無政府主義對“區域”之再詮釋有助於海德格式所選擇的排斥主義、極權主義對鄉土、祖國之定義。

前引文之列費弗爾與宋尼斯的觀點可以在更一般性的層次上提醒我們：在當前有社會自覺的專業者計劃中，地方附著性常用來對抗現代化所造就的異化空間 (alienated space)。文化的反省可以用來對抗工業化的社會。地方感確實是居民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在社會實踐層次上，問題其實是更複雜的。當前，去異化的空間 (de-alienated space) 的獲致，需要植基在對後凱恩斯模型之異化空間建構更深入與更全面的，有全球視野的分析之上，以及，對地域性具體現實提出更有創造力的計劃。

劉易士·孟福是美國的建築批評之父。《歷史中的城市》可說是都市史論述建構中都市設計歷史之重要作品。這本書以及劉易士·孟福的其他著作可說是美國進步年代的人文主義者之高峰成就與貢獻。孟福自世紀初開始，在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中，建構了人文主義者對現代主義的批判性事業。孟福及其同志對國家之政治權力與放任的經濟所造成的大城市之“不道德性” (immorality) 發動了攻擊。他們的區域主義思想，以自然平衡與不同階級之間的參與為理想，期待用一種都市管理來消除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間的不平衡。這種都

市與區域空間塑造的社會過程根本上就是一種政治過程，可是它却經常被當作一種非政治的“空間”手段，以技術的方式來處理公共的事物，以整合歷史的矛盾——這就是現代都市計劃的誕生（Tafuri and Dal Co, 1979:57）。而孟福的寫作，根本就是這個現代制度矛盾的一部份。這個實際上有政治性的寫作，建構了美國社會公共性領域的論述形式。而區域主義所期望的城鄉關係已經“自然化”為一種文化的價值，似乎“生成”為美國社會公共性建構時的共同空間想像，或者說，一種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孟福以其自身對城市的真實體驗⁷，對美國市民社會的市民們提出召喚，他的對象是向受了教育的一般讀者提出問題，而非考慮分殊化了的學院之評價。因此，被羅素·傑可比（Russell Jacoby）稱為是“最後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one of the last “public intellectuals”）（Hughes and Hughes, 1990）（or, a “civic intellectual”，Bender, 1987）（Wojtowioz, 1991; Morley, 1990: 32）。用孟福自己的話來說，這是為了公共性從事嚴肅的寫作。當然，對當時美國社會之歷史條件言，這個公共性是性別區隔了的建構（同樣參考⁸）。孟福為代表的文化批評與歷史寫作為美國的文化特質與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市民身分（citizenship）之基礎，但是其精英的、美學傾向的與神祕主義特質竟然逐漸背離了孟福原來所出發的基進政治公社主義核心。

最後，面對“歷史中的台灣城市”，孟福的《歷史中的城市》提醒我們值得進一步研究：台灣新鎮計劃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被引進的？它的構想是如何建構的？它的內容是什麼？它又怎樣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中被執行與實施的？結局如何？影響又如何？同樣的，花園市

7. 人文主義者最重視的就是對城市的真實體驗。劉易士·孟福是個地道的紐約客。紐約之於孟福，如同華爾騰湖之於梭羅。由1899年到1905年，孟福與他的繼祖父以紐約街頭日常散步，討論建築物與城市，建立了對紐約的初步瞭解。對孟福言，對紐約城市的步行認識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之一部份。如同派屈克·阿伯孔比（Patrick Abercrombie）認識城市時絕不以車代步。沒有用步行去體驗的城市孟福是不會去寫它的（雖然孟福一直不會開汽車）。

(Garden City) 的觀點是在什麼脈絡下引進的？它的構想又是如何建構與執行的？又怎樣變成了今天永和市的模樣？這實在是比較研究的好題材。透過這樣的研究，一定能有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台灣城市塑造的主要力量與機制。這是都市實踐所必須的知識與能力。至少，面對當前台灣的投機城市之建構，孟福在《歷史中的城市》對具有現代性象徵的“投機的格子”的看法，也可給我們一些啓發：

這種地塊單位對土地測量員、房地產投機商、建房承包商和寫土地賣契的律師等人們來說，也都最爲方便有利。…這種建築地塊對長方形的建築街區最有利，這種街區又成爲擴展城市的標準單位。…這類規劃，對於工程師們說來，不會出現不規則地塊和彎彎曲曲的邊界線造成的那種特殊問題。一位辦公室裡的服務員也能計算出開闢一條街道或出售一塊土地的平方米數目。甚至一位律師事務所裡的小職員，只要填好一張統一的標準表格上的恰當的大小尺寸數，就能寫好一份賣地契約。最後，市政當局的工程師，無須受過一點建築或社會學方面的訓練，就能用丁字尺和三角尺，用標準的規劃地塊，標準的街區，標準的街道寬度，總之，用標準化的、類似的、可替換的部件，“規劃”一個大城市。

（劉易士·孟福，《歷史中的城市》，1961，原書第422頁，台灣版譯本第355頁）。

孟福的《歷史中的城市》與台灣社會的連結毋寧是更歷史性的。孟福的歷史寫作是美國進步年代的公共性建構，那麼，台灣的社會呢？台灣的空間—社會，或者說，台灣的城市不僅是台灣歷史的產物，更是衝突的歷史變遷所指派的都市意義之產物。台灣的城市爲都市意義的戰鬥。在對歷史中的城市演變的觀察之外，我們必需分析台灣的歷史是如何孕育在城市之中，因此，台灣的城市不是在歷史之中，台灣的城市就是台灣的歷史。孟福他們的成果與教訓需要汲取與重編，使

8. 台北縣永和市的原始規劃原型即是“花園市”，而僅僅就公園綠地的現況，就可以說明現實的扭曲與歷史的嘲諷了。

我們在改造我們的社會與大地時能變得更成熟，更有智慧。

參考書目

- 夏鑄九，1992，《理論建築》，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之二。
- Bender, Thomas, 1987, *New York Intellectual*, New York: Knopf.
- Blake, Casey, 1990a. "The Perile of Personality: Lewis Mumford and Politics after Liberalism". in Thomas P. Hughes and Agatha C. Hughes. eds. *Lewis Mumford: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3-300.
- Blake, Casey, 1990b. *Beloved Communit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ller, Martin, 1990. Mumford Remembered. *Design Book Review*. No. 19. 1990. 14-19.
- Friedmann, John, 1987.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1988. *Cities of Tommorrow*.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ughes, Thomas P., and Agatha C. Hughes, eds. 1990. *Lewis Mumford: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gersoll, Richard, 1986. Zeitgeistbusters : A Mandate for Architectural Critics. *Design Book Review*. No. 9. Spring. 12-16.
- Kim, Dovey, 1992. The Bond and Bondage of Place Attachment.

Euroscape Symposia. Proceedings: Vol. V, IAPS 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maras. Chalkidili. Greece. 11-14 July. 132-137.

Lefaivre, Liane and Alexander Tzonis, 1990 Lewis Mumford's Regionalism. *Design Book Review*. No. 19. 20-25.

McClay, Wilfred M, 1988. Lewis Mumford : From the Belly of the Whale. *American Scholar*. No. 57. Winter. 111-117.

Miller, Donald L., eds., 1986. *The Lewis Mumford Reader*.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Miller, Donald L., eds., 1989. *Lewis Mumford: A Life*. New York : Weidenfeld & Nicholson.

Morley, Jane, 1990. Stretching A Convass of Possibilities: on the Subject of Lewis Mumford. *Design Book Review*, No. 19. 30-32.

Newman, Elmer, 1971. *Lewis Mumford: A Bibliography 1914 -1970*. New York: Hareourt Brace Jovanovich.

Tafari, Manfredo, and Francesco Dal Co, 1979.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Thomas, John, 1990. Lewis Mumford, Benton MacKaye, and the Regional Vision. in Thomas P. Hughes and Agatha C. Hughes. eds. *Lewis Mumford: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6-99.

Von Moos, Stanislaus, 1990. Mumford Versus Giedion: Reviewing the Machine Age. *Design book Review*. No. 19. 25-30.

Wojtowioz, Robert, 1991. Rev. of Lewis Mumford: Public Intellectual. *Design Book Review*. No. 22. 65-67.

Town Planning Review, 1990. Lewis Mumford: A Memorial Note. Vol.61. No. 2. 207-08.